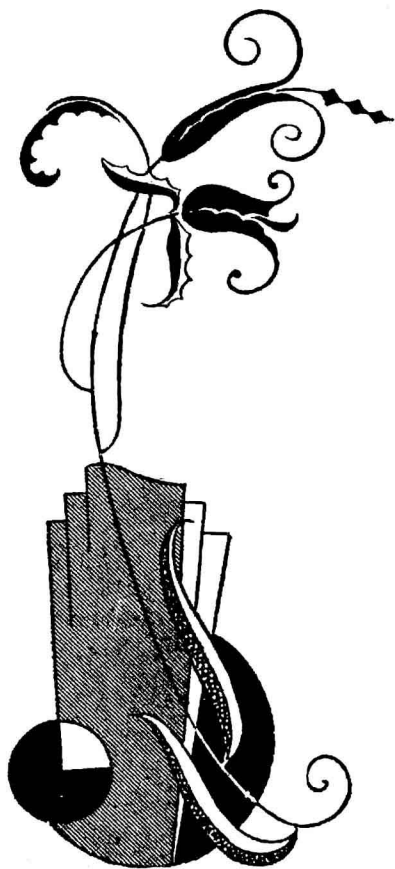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大達圖書供應出版社新版書

廉低折扣 良精刷印 朗疏畧字 秀清本版 閱校細精 善完理整

精本標點：濟公傳	精本標點：陸宣公奏議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名言類鈔
精本標點：彭公案	精本標點：史記菁華錄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日記
精本標點：施公案	精本標點：絕妙好詞	精本標點：板橋雜記
精本標點：永慶昇平	精本標點：斷腸詩詞	精校大字：樊山公牘
精本標點：龍鳳再生緣	精本標點：文心雕龍	精校大字：樊山判牘正編
精本標點：天雨花	精本標點：蘇批孟子	精校大字：樊山判牘續編
精本標點：正德游江南	精本標點：老子新注	精本標點：尺牘合璧
精本標點：蘭花夢	精本標點：鄭板橋集	精本標點：秋水軒尺牘
精本標點：明珠緣	精本標點：白香詞譜	精本標點：雪鴻軒尺牘
精本標點：水石緣	精本標點：楚辭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家書六種
精本標點：兒女濃情傳	精本標點：唐詩三百首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家書
精本標點：閨秀佳話	精本標點：隨園詩話	精本標點：八賢書札
精本標點：新紅樓夢	精本標點：王充論衡	精本標點：小倉山房尺牘
精本標點：西廂記	精本標點：世說新語	精本標點：俞曲園尺牘
精本標點：琵琶記	精本標點：曾文正詩文集	精本標點：蘇黃尺牘
精本標點：桃花扇	精本標點：經史百家簡編	精本標點：左文襄公尺牘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

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誥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

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

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

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故。」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甯遺參金帛若干，士甯得汴州，參處其議，士甯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讞多言參死由贊焉。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

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竊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

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事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憶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

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

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

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而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劄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

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

『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唐陸宣公翰苑集讀本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七
論敘遷幸之由狀	一三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一八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二〇
奉天論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二五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三三
重論尊號狀	三四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三五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三七
奉天論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三八
奉天論解黜復狀	四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四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四三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四五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四六
又論進瓜果人官擬狀	四七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四九
又答論姜公輔狀	五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五二
興元論解蕭復狀	五三
又答論蕭復狀	五四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五四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五八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六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六二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六四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六五
請釋趙貴先罪狀	六七
論替換李楚琳狀	六八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七〇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七六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八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宜慰使狀	八三

卷二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八五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九一
論宜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九二
論齊曠齊抗官狀	九三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九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一〇二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一〇四
奏議寶參等官狀	一一五
請不簿錄參莊宅狀	一一六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一一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一一八
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	一一九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一一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一二三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狀三首……………一二五

論邊城儲備米粟等狀……………一二九

卷四

論裴齡姦蠹書一首……………一三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一四二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一五〇

制誥附

奉天改元大赦制……………一六九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一七三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七四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一七六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一七八

唐陸宣公翰苑集讀本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

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

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乂。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闕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踰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

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芑，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

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

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自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

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